

## 冬至阳生春又来

□杨丽丽

冬至这一天，总让人觉得世界安静得像被谁轻轻按了暂停键。空气冷得透明，连呼吸都像落在玻璃上的一小朵云，轻轻散了。我喜欢这样的日子，它让一切变得慢下来，也让心变得软下来。

俗话说：冬至一阳生。可在这样的寒意里，阳气究竟从哪里生起呢？我想它大概藏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，比如一盏灯的暖光里，一杯热茶的雾气里，或者是一个人心里悄悄亮起的那点柔软。

清晨醒来时，窗外是一片淡淡的白。雪没有下，却仿佛随时都会落下。我披衣起身，走到院子里，脚踩在结霜的石板上，发出轻轻的一声脆响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冬至的冷，并不是让人退缩的冷，而是一种让人

安静下来、听见自己心跳的冷。

我沿着小路慢慢走，田野里的玉米秆早已被割去，只剩下一排排短短的茬，在风里一动不动。远处的树，枝桠像被寒风吹瘦了，只剩下几根倔强的线条，伸向灰蓝色的天空。可就在这样的荒凉里，我忽然感到一种微弱的力量，像是在土层深处，有什么东西正在苏醒。它不是草芽，也不是虫鸣，而是一种更深沉的、来自时间本身的力量。它告诉我们：最冷的时候，并不是世界的尽头，而是另一段生长的开始。

冬至，是一年里白天最短的一天。也是从这一天开始世界会悄悄转暖。我喜欢这种“悄悄”的感觉。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一种细腻的、含蓄的、需要用心才能察觉的变化。就像生活里的那些温暖，它们往往不是喧嚣的，而是从一个眼神、一句话、一

杯热茶里悄悄长出来的。

我走到河边，河水已经结了一层薄冰，冰面下隐隐有水流声，像是谁在轻轻诉说。我站在岸边看着那层薄薄的冰，忽然明白：冬至的意义，也许就是让我们在最冷的时候，学会相信温暖，学会等待。等待是一种很美的姿态，不是被动的，而是心里有光的人才会有的那种等待。就像等一朵花开，等一阵风来，等一个人走进你的生命里。冬至的等待，是等春天，也是等自己心里的那点光慢慢亮起来。

我想起小时候的冬至，母亲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。锅里煮着饺子，蒸汽腾腾地升起，把整个屋子都暖得软软的。我坐在小板凳上，看着母亲的侧脸，觉得那是一年里最温暖的画面。长大后才明白，冬至之所以让人难忘，不是因为饺子，而是因为有人在等你回家，有人愿意在最冷的日

子里为你点亮一盏灯。

如今，我也学会了在冬至这天为自己做点什么。比如泡一杯热茶，比如点燃一支香，比如在日记本上写下几句温柔的话。我想生活的暖意从来不是别人给的，而是自己慢慢熬出来的。

走回院子时，天色已经亮透了。太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柔软的金色，照在屋檐上，也照在我心上。我伸出手，让那一点点微弱的光落在掌心。它不强烈，却是以让人相信：再长的冬夜，也会迎来黎明。

冬至阳生春又来。春天不会急着来，它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日子，用一阵风、一朵花、一片嫩绿告诉你：我来了。而我们会在这样的等待里，慢慢变成更好的自己。

(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)

## 七律·改革开放纪念日感怀

□孟凡华

鲲鹏鼓翼劈鲸浪，  
万里春风润九州。  
探海神蛟勘万壑，  
翔宇北斗瞰寰球。  
脱贫绘就民生卷，  
开放引航共济舟。  
最是民心凝伟力，  
雄关漫道众筹谋。

(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)

□琦鑫

小镇上的梅花开了。风递过清沁的幽香，清晨里热热闹闹的小镇静寂了片刻。人群里有人惊喜地嚷起：“月亮花开了啊，真香啊……”像一枚石子激起千层浪，小镇又喧嚷了起来。南来的，北往的，赶集的乡人，商人，卖菜的，卖包子的……月亮花成了亲切的，化解寒冷的话题。

梅花就是月亮花。小镇的人都称这在数九寒天开放的花为月亮花。梅花是一个中年女子，在临街的门口摆着馄饨摊，镇上的人都叫她花娘。

花娘的院子里，月亮花开满了，红妍妍的香。花娘从柜子里取出珍藏的布兜，一层层打开，是一对精致的青花瓷瓶。花娘把瓷瓶抱在胸前，仔细地用衣袖揩尘。

繁密的包裹着，哪有尘呢？花娘笑了，自己笑自己的慎重。花娘走到院子里，脉脉地注视着那一株月亮花，柔情似水。又絮絮低语了一阵，剪下几枝月亮花，插进瓷瓶，小心捧着，很慢很慢地捧到馄饨摊上。

馄饨摊上的客人越来越多，

花娘忙碌起来。和花娘熟识的食客嗅着月亮花的香说：“花娘，月……”那人像是说错了什么，慌忙改口：“真香，真香。”花娘不以为意，爽朗的说：“他呀，就爱吃我做的馄饨，让他也来闻闻馄饨的香。”有的人频频点头，有的人似懂非懂。花娘没再多说，径自忙去了。

无风，瓷瓶里的月亮花却缓缓地飘落了几片，落在了旁边的热腾腾的馄饨里。

十几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，梅花还很年轻，不叫花娘。小镇上也没有月亮花。倒是来了几个实习的老师，有一个叫李月亮的太男孩。男孩子文雅和气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像月牙儿。孩子们喜欢他，叫他月亮老师。小镇上的人也不称他为李老师，那太沉闷了，也跟着叫月亮老师，有时干脆叫他的名字：月亮。

月亮常常去中街吃馄饨。梅花的馄饨摊子。梅花只读了几年书，很早就出来卖馄饨了。小镇上的人都喜欢自力更生。月亮说：“真香哪，小时候的味道。”梅花在一旁下馄饨，蒸汽氤氲着她红扑扑的脸，她笑月亮的有

趣。渐渐地，两人就熟识了。

月上柳梢时，月亮和梅花常坐在山顶上看月亮。月亮有时也给梅花颂诗，带有梅花的诗。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”“若非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”月亮问：“你见过梅花吗？”梅花摇头。小镇上没有梅花。但小镇上有很多美丽的花，仙源一般，小镇的人很少走出去。她生在腊月，父亲的客商朋友路过，说不如叫梅花吧，父亲觉得好，她便有了梅花的名字。

时光如水样哗哗流淌，实习期满了。实习的老师走了，月亮老师也要走了。月亮对梅花说：“等我，我会回来的。”

月亮果真没有食言。第二年春天，他来了。还带来了梅花枝和一对青花瓷瓶。梅花和他一起把梅花枝栽在了院子里。他说：“等梅花开的时候，插在瓶里，满屋子都会是扑鼻的香呢。”

梅花和月亮，像小镇上的人一样，幸福地生活着。一个教书，一个卖馄饨，小日子蜜甜蜜甜的。

若不是那场灾难，梅花和月亮该是多让人羡慕的一对啊！

“梅花还没开呢，月亮就走了……”小镇的人哽咽着说不下去。月亮在突如其来的天灾里，救出了教室里的所有孩子，而他自己却再也没有走出教室。

“梅花还没开呢，你要活下去，这是月亮的心愿。”梅花在小镇人的劝说里，一日日活了下来。梅花好好活着，是小镇人想到的对月亮的最好报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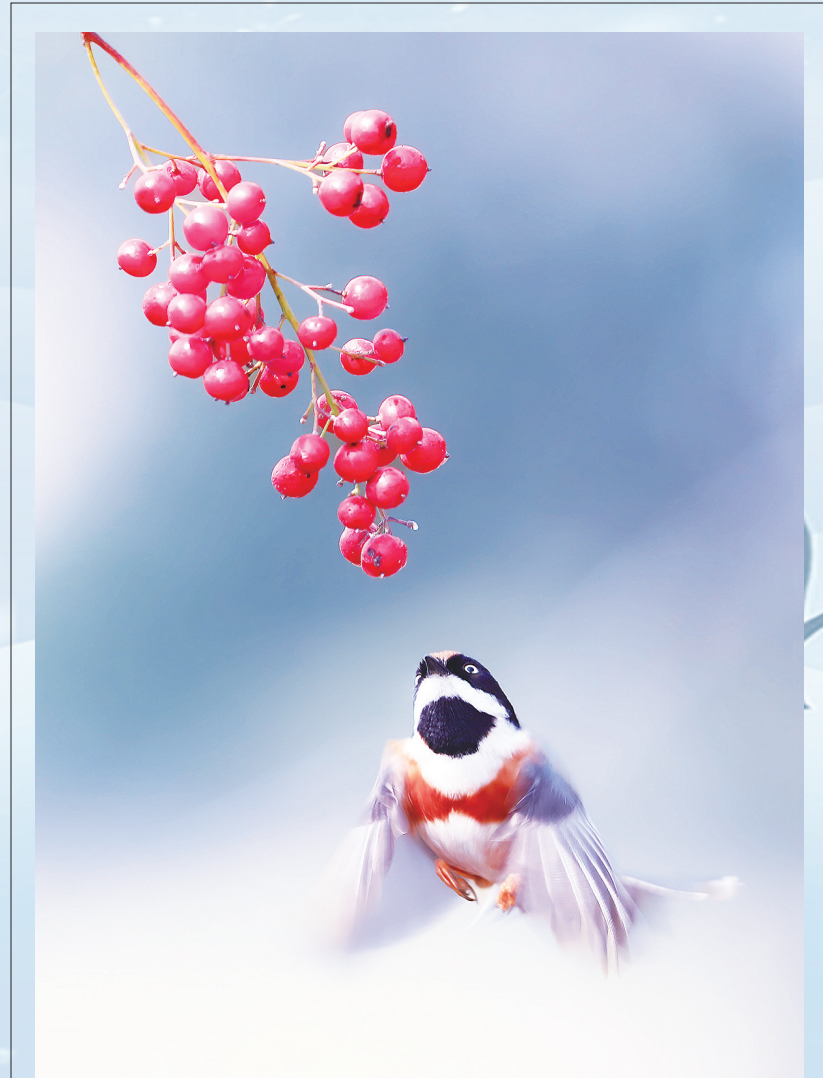
梅花望着一院子绽放的梅花说：“放心吧，他爱吃馄饨，我会一直给他包下去的。”

当月亮带来的梅花开满小镇的角角落落的时候，镇上的人再也不叫它们梅花了，他们都说那哪是梅花呀，那是月亮呀。月亮花从梅花的院子里走出来，站在小镇上的每一寸土里。他们便叫梅花为花娘。镇上的人说那些月亮花是月亮在护佑着花娘的小镇哩。

月亮花。月亮花。月亮花。每一瓣花里都是浓浓的，密密的爱和香。

(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)

小镇一缕梅花香



《空中芭蕾》 李昊天 摄

公益广告

食品无小事，健康是大事  
食品安全，你我共同守护

拥抱绿色生活

共享美好未来